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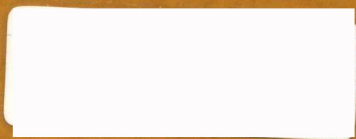
威略将军吴英文化



吴国荣 主编

刘家军 执行主编

厦门吴氏宗亲会 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吴国荣 主编

刘家军 执行主编

厦门吴氏宗亲会 编

威略将军吴英文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威略将军吴英文化/吴国荣,刘家军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615-5791-4

I. ①威… II. ①吴…②刘… III. ①吴英(1637~1712)-人物研究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087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406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绍承先贤懿范 促进两岸统一

——怀念吴英将军先祖的时代意义

吴建民 / 1

对吴英作“万人敌”的历史定位及重要影响

吴国荣 / 5

从《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探讨二则有关吴英史料

郑道聪 / 9

清代吴英资料辑考

张先清 / 16

吴英《行间纪遇》研究

——版本与内容

李祖基 / 22

《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研究

——版本、内容与问题

李祖基 / 25

从坊间传闻、官方文件反观《吴英事略》、《行间纪遇》之真伪

及其文史价值

庄维明 / 40

清威略将军吴英年谱考略

刘晓聪 刘家军 / 48

吴英将军在闽台

——兼与施琅将军比较

连心豪 / 54

试析李光地和吴英对清初祖国统一大业的贡献

叶茂樟 / 64

略论吴英将军在清政府统一台湾进程中的贡献

陈自强 / 72

吴英将军镇抚台湾及其治台方略评析

李国宏 / 84

武,确无敌 治,尚有方

——威略将军吴英地方治理之刍议

李向群 / 95

论述吴英的平台功绩

吴绵普 / 103

吴英在平藩乱和统一台湾中的重要贡献

文 城 / 107

吴英将军与寺庙神明	杨松年 / 118
吴英与台南市的祀典大天后宫的关系	石奕龙 / 128
吴英与厦门	郭志超 / 133
吴英二三事及其与厦门之渊源	刘晓聪 / 135
将军祠的联想	彭一万 / 140
吴英祠丰富人文	郭坤聪 / 143
吴英将军祠的涉台文化遗存、保护及两岸宗祠交流前瞻	刘家军 / 145
敬习“大道公”(吴卒)、“台湾公”(吴英)	
——兼议异地迁建吴英纪念场所之必要性	李则明 / 153
威略将军吴英遗址文物考察有感	吴同一 / 158
将军祠与大观院的遗产文化溯源	郭琼花 刘家军 / 163
威略将军吴英在莆田的文化遗存简要	吴永坤 / 168
《〈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研究》读后感	
——与李祖基教授商榷	刘晓聪 / 170
儒家思想处世的吴英将军	吴松江 / 174
清威略将军吴英的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观	吴永坤 / 180
“两岸六地”吴氏以吴文化促和谐,共圆“中国梦”	吴绵普 / 184
浅析吴英将军的“明良千古”	吴平和 / 187
从吴英传说看将军祭祀的民间特色	夏 敏 / 191
吴提督重金再造宁海桥	吴耀旭 / 193
吴英将军的公私情结	谢正一 / 195
吴英将军在两岸的历史意义	陈隆昊 / 197

/ 199

后 记

绍承先贤懿范 促进两岸统一

——怀念吴英将军先祖的时代意义

吴建民

先祖吴英,字为高,号愧能,祖籍晋江大浯塘村,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平定三藩之乱有功,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升左营游击、副总兵,十八年(1679年)升同安总兵。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随施琅提督平定澎湖及台湾,先后官至四川提督、福建陆路提督,转福建水师提督。因作战英勇,康熙皇帝御书“作万人敌”匾额以赠,并加授“威略将军”封号。

他是清朝一代辅佐施琅将军攻克澎湖、统一台湾的名将勇士。他驰骋沙场,武略文韬,勇谋兼擅,临阵戡乱能战,坐堂治政能文。其丰功伟绩、事略行状,已有专家学者予以搜寻考究,探赜索隐,于此不赘。

在海内外吴氏宗亲的齐心努力下,对吴英史料的挖掘研究,一改过去的沉寂局面,渐渐引起学术机构的重视。2015年7月19日,厦门吴氏宗亲会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吴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会议中心(克立楼二楼)举行。来自北京、福建、台湾、新加坡等相关专家学者、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的专家顾问、吴英将军的海内外后裔和吴氏宗亲及专家学者代表约80人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福建省民俗学会等单位表示,将配合厦门吴氏宗亲会深入挖掘、考证吴英历史事实。愿今后的学术研究气氛更浓,使吴英文化成为增进两岸共识的桥梁和纽带。

菲律宾延陵吴氏宗亲总会本着念祖敦亲之热诚,始终积极推动吴英文化的研究和史迹的修复。2009年7月28日,曾致函中国台湾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领导,中共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副市长吴凤章及有关单位,反映厦门吴英将军祠遗产问题,痛心于

将军祠古迹历年遭毁，损坏殆尽，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重视恢复古迹，尊重历史，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展魅力，增加旅游文化底蕴和品位。



先贤遗迹遍两岸 修复史迹聚人心

吴英将军作为施琅将军的副将和得力臂膀，在闽台两地留下许多可供瞻仰、缅怀的史迹。

台湾台南老百姓祀吴英神像，称“台湾公”，并在台湾东安坊建吴英将军祠，“平台有功有德于民，建祠以报”，后改为吴氏家庙；在厦门阳义铺立有“荡平山海，统制蜀闽，勋崇山海，泽沛军民”的牌坊，并建有将军祠；在四川成都市，有一条以吴英命名的街道，叫“吴英街”，还有吴英为武侯祠——“诸葛亮庙”题词“明良千古”的匾额；在晋江东石，有吴英捐俸重修晋江“石佛寺”，后改名为“南天禅寺”，他勒碑记之，其匾额上书“晋江大浯塘吴英题”；在莆田仙游枫亭旧街，竖有康熙御赐的吴英将军神道碑；在莆田定庄村，有钦赐的“世锦堂”一百二十间府第，保存有吴英府门前一对石狮、一块从台湾运回的嶙峋海礁“七星石”；在莆田山门村，建有一座占地五十亩，气势恢弘的吴将军墓；福州城隍庙奉吴英为城隍爷；民国时期，“福建银行”还将吴英将军祠的牌坊印为“伍圆”、“拾圆”纸币正反面的图案。

民国《厦门市志》中记载，厦门将军祠路，当年只剩吴英祠堂、牌坊和清镇军陈胜元、清振威将军广东提督吴勘斋等八处神道碑和孝节坊。1923年，厦门吴姓码头工人为主的保卫团，与日籍浪人“十八大哥”为首的自卫团

发生冲突,枪击火并,各有死伤。1938年5月厦门沦陷,日籍浪人乘机放火报复,有两百来年历史的吴英祠堂化为灰烬。新中国成立后牌坊、石碑还在,施琅宗祠还有遗迹可寻,随着城市建设的拓展,牌坊和石碑遗失。吴英祠堂仅剩将军祠路58号西侧一幢破旧衰败的老屋,以及围墙外、修车铺门前两只半截埋进土里的石狮。经济利益追逐下的旧城改造,摧毁了西边社、将军祠的老民居等历史遗存。大观院在将军祠路37号,原为吴英祠堂前殿,门楣上挂着“大观院”匾额。里间正面左侧供奉西方三圣,背后佛庵前安置两尊小塑像,大的是吴英。

这么多史迹遗存,适可佐证历代先哲维护金瓯一统的一贯决心和事实,为谋求长治久安、民众福祉所付出的心血代价。

为政以德遗芳史册

吴英作为清代首任台湾总兵,“驻师东宁数月(笔者注:约14个月左右),禁暴诘奸,市肆不扰。凯旋入觐,温旨嘉奖”。吴英留守台湾期间,康熙当面询问吴英治台方略。吴英提出安抚百姓、募佃垦荒的“屯田、减船”之策,即将当时的台湾驻军八千人,“请半为镇守,半为屯种”。“前议设水师赶缙双蓬船一百号,不特岁修多费,且恐多船停泊外洋,或起奸人覬觐之心。请减去十之八,留二十船分拨台湾、澎湖二处以传递文书。”“使不亏饷不扰民,兵无偏苦,将无肘掣,诚为一举兼善之事矣。”同时还带头捐俸创办东安坊书院,重修文庙,建立义学,延师课士,振兴台湾的文教事业,并改建台湾东宁天妃宫,积极传播妈祖文化。

吴英热心文化,在镇守同安期间,建文昌殿、萃文亭,设文屏书院。厦门的书院历史自此开始。此时,正值清朝“禁海迁界”,加上连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饿殍盈野。吴英恳请福建总督姚启圣,“许民出海采捕”,得到姚启圣的默许,使福建沿海居民“全活甚众”。

吴英任莆田总兵时,“敦族睦邻,置义田,赈凶荒,修兴(兴化)、泉(泉州)文庙,造熙宁、宁海桥。其居乡之善,又有足称者”。

吴英还关心佛教寺院的建设,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捐俸谋建(厦门)虎溪岩,延聘晋江藉的元飞和尚前来主持营建”。吴英著有《行间纪遇》四卷及诗作若干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春,吴英镇守厦门时吟咏《岁首游虎溪岩》诗一首。诗云:“杓斗回寅转一年,郊游改换旧山川。桃开嫩蕊

含珠露，柳发新枝舞翠烟。岐海霞光瞻日近，鹭江风暖占春先。虎溪形胜冲霄汉，砥柱东南半壁天。”此七律诗描绘了桃红柳绿的盎然春意，抒发诗人捍卫海疆安宁之情愫。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施琅病逝，康熙帝因“念闽海反侧，非宿将不能镇抚”，吴英从四川提督调回福建，任福建陆路提督，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改任水师提督，驻师厦门。足见吴英凭着文武双全和勇谋兼具的过人才干，颇得康熙的赏识，倚为股肱重臣。以至于“年老乞休，上再三慰留”，最后终老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

吴英逝世后，天子辍悼，下部议恤。为表彰吴英显赫战功，赠太子少保，御赐对联：“但使虎貔常赫曜，不教山海有烟尘。”在将军祠赐建“勋崇山海，泽沛军民”石牌坊。李光地在《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公英墓志铭》中赞道：吴英“持身宽厚谨恪，官于家门，不纵不苛，乡人久安焉。待族姻朋好，有恩礼。虽勋高爵大，异于古名将怙侈骄暴者；故能以功名终。著《行间纪遇》一编，所录皆实；余尝序而行之”。乾隆年间成书的《泉州府志》记道：“英少孤，家极贫。母有贤德，训之至严。容貌丰伟，长眼美鬓。经数十战，未尝被创。”著有《行间纪遇》一部。他一生造福黎民、有功于国、必为庶民所崇敬怀念。

欣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刘家军先生将组织出版威略将军吴英文化学术论著，诚为好事。谨缀数语，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愿吴英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有助于推动两岸增进共识，真正能像当年吴英将军那样，以民为念，以国为务，汲汲于民生福祉，重视补救历史文物被毁坏的历史欠账，俾使逝者得慰，生者得励。私衷切切！

对吴英作“万人敌”的历史定位及重要影响

吴国荣

中华民族两岸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不仅改变了历史，而且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成为口述史、民间文化、民生思想。影响是多元的、深远的。

在当代，吴氏先人吴英将军，正如他在四川为武侯祠所题写的“明良千古”（歌咏诸葛亮），从“吴英人物”到“吴英文化”，既包含了“明良千古”，又是一种思想、视野的跨越。可以说“吴英文化”在当代凝聚了闽台、海内外的中华文化向心力。

近些日子刚举办完的厦门“海峡论坛”，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厦门强调：“希望两岸多举办促进同胞交流的活动，尤其是贴近基层民众生活和情感的各种交流。”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在鹭岛表示：“两岸民众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有力推动者。”“两岸同文同种，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人。”^①

以上都是我们促进和举办吴英文化学术研讨的理由之一。

中国的历史文化对文治武功常常是褒奖有加、羡慕不已，“万人敌”就是建立在“武功”、“武勇”基础上的重要实际性荣誉以及个人的身份。后来逐渐成为一个各种业务成功的终极目标，比如，形容某人在诗歌、散文、小说、酒量、某些技艺方面可以堪称“万人敌”。

而出生于晋江、发展于两岸、卒逝于厦门的威略将军吴英，就是一位典型的“武勇”耀世的“万人敌”，因此而串起的许多历史文化都值得后人加以

^① 《海峡导报》2015年6月15日第二版。

关注和研究。

本文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整理和评述。

首先,吴英的“作万人敌”在华夏历史文化中具有显著性、独特性

1. 历史上能够骁勇善战的勇士很多,但根据相关文献,能真正得到皇帝褒奖作“万人敌”的可谓寥若晨星

著名的康熙大帝根据吴英的贡献及大臣们的一致认可,亲笔御赐“作万人敌”。类似的这样荣誉和定位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少的。历史上来自于权力最顶层设计者的“万人敌”荣誉的主要是辽代的耶律迭里特、宋代的韩世忠、清代的费英东。

《辽史·逆臣列传》记载了“万人敌”耶律迭里特,“帝欢甚曰:‘吾弟(指耶律迭里特)万人敌!’”;《宋史·韩世忠传》载:“世忠追击,贼败而遁。渊叹曰:‘真万人敌也。’”《清史稿·费英东传》载:“太祖叹曰:‘此真万人敌也!’”皇帝强调韩世忠、费英东都是真正的“万人敌”。

2. 历史上即使不一定来源于皇帝之赞的“万人敌”荣誉也是不多的典型列举如下:

秦末:项羽。《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了项羽称自己为“万人敌”,有人认为这是项羽为了鼓励大家要学得真本领。

三国蜀汉:关羽、张飞。《三国志·程昱传》载:“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

前秦:邓羌、张蚝。《资治通鉴·晋纪》载:“秦人称邓羌、张蚝皆万人敌。”

南朝宋:鲁爽。《宋书·薛安都传》载:“(鲁)爽累世枭猛,生习战陈,咸云万人敌。”

北周:王杰。《北史·王杰传》载:“王文达,万人敌也,但恐勇决太过耳。”

隋代:裴行俨。《北史·裴行俨传》载:“(裴)行俨每战,所当皆披靡,号万人敌。”

唐代:薛仁果。《旧唐书·薛举传》载:“(薛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

唐代:高晖(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新唐书·李光弼传》载:“贼将高晖、李日越,万人敌也。”又见《资治通鉴·唐纪》:“贼将高庭晖、李日越、喻

文景，皆万人敌也。”

唐代：李晟。《新唐书·李晟传》载：“忠嗣抚其（即李晟）背曰：‘万人敌也。’”

宋代：京超。《宋史·岳飞传》载：“抵郢州城下，伪将京超号‘万人敌’，乘城拒飞（指岳飞）。”

明代：曹文诏、周遇吉、黄得功。《明史·曹文诏传》载：“曹文诏等（周遇吉、黄得功）秉骁猛之资，所向摧败，皆所称万人敌也。”

明代：李定国。邵廷采《西南纪事》卷十载：“（李定国）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

3. 许多“万人敌”荣誉不是基于“武勇”

比如清代出现盛赞酒量的“万人敌”。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顾侠君酒量》中说道：“在京师日，聚同时酒人，分曹较量，亦无敌手，一时方近雯、甄、庄书田楷、缪湘芷沅、黎宁先致远，皆万人敌也。”认为顾侠君、庄楷、方甄、缪沅、黎致远等都是能酒量过人的“万人敌”。

另外，还出现更多文学中描述出的“万人敌”，比如：

李荐。《宋史·李荐传》载：“（苏轼）拊其（即李荐）背曰：‘子之才，万人敌也，抗之以高节，莫之能御矣。’”此处比较特殊，苏轼赞扬李荐的文才能敌万人。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郎士元。《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云：“将军禀天姿，义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

顾况。《从军行二首》云：“少年胆气粗，好勇万人敌。”

杜牧。《东兵长句十韵》云：“落雕都尉万人敌，黑稍将军一鸟轻。”

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隐沦，单福新野遇英主》中司马徽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中也有关羽的自论：“昔战国时赵人蔺相如，无缚鸡之力，于渑池会上，觑秦国君臣如无物，况吾曾学万人敌者乎？”

其次，吴英的“作万人敌”在闽台地域文化史上甚为难得

整个闽台历史上，吴英是唯一的被皇帝称为“作万人敌”的将军，关涉了闽台两地的许多重要地域文化。康熙帝能嘉奖吴英“万人敌”，必然也得益

于吴英在领导收复台湾方面的重要贡献，毕竟台海区域在许多大臣眼里是个很特殊的地域。

康熙帝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 135 只，熊 20 只，豹 25 只，猢狲 10 只，麋鹿 14 只，狼 132 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 318 只。”显然康熙帝对能文能武的人必然有着自己内心定位的“关注与器重”，绝对不会对一个人的“能武”轻易下结论，而吴英在两岸的民族统一方面的贡献意义也是非同小可。



康熙帝赐吴英亲笔题碑

（现存莆田定庄堡，来自刘家军田野实拍原件）

无论从哪种文献，我们都容易发现，泱泱华夏能真正称呼“万人敌”的也仅仅十余人，被皇帝钦赐的更是凤毛麟角。

也就是说，在闽台历史上真正被皇帝题作“万人敌”的仅仅是吴英一人，而且吴英的很多清代文化遗存、历史事迹如今都还有着鲜活的田野文化线索及实证，非常值得各界加以关注研究。

由此可以说，对吴英做文化学上的定位应该是合适的，更值得生活在闽台地域的有识之士加以研究、惜爱。

从《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 探讨二则有关吴英史料

郑道聪

一、缘 起

2015年1月底时,接到一通电话,对方姓吴,系台南吴将军祠后人。因将军祠^①已毁,且台湾有关吴英将军的史料较为缺乏,而在厦门至今尚存将军祠,且2014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威略将军传》,详述吴英生平。新近厦门城隍庙欲迎请吴英将军神尊入庙奉祀,吴先生自谓因事业有成,行有余力,欲在厦门办理吴英研讨会,计划邀请台湾相关学者参与研究发表论文。因承台南市文化局推荐,特来电与我详商,并邀约时间面谈细节。

初接来电,乍然想起二十多年前为推动乡土教育办理城市巡礼活动时,曾遇一吴姓老者,自称为吴英后人,世代居于将军祠,今将军祠虽毁,然吴英神尊仍奉于自宅祭祀,若有闲暇可前往采访。虽然当时留下电话,然不慎遗失,此一线索中断二十余年后,忽又遇吴家后人,不知两者是否有所关联。

不数日,与吴耀旭先生相见,果然多年前那位吴先生系其尊翁,今已然仙逝,将军神像现请至台北寓所供奉。此一当年未竟之事,经二十年后终又有机会藉此探寻吴英将军的开台事迹。

吴英将军系随施琅入台之名将,亦曾为郑成功之部将。施琅来台受降郑克塽,停留两个月后班师回厦,留吴英镇守台湾半年,留守期间,沿明郑旧

^① 《续修台湾县志》载:“吴将军祠:在东安坊。祀太子少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钦赐御书匾额‘作万人敌’;又对联:‘但使虎貔常赫濯,不教山海有烟尘’,摹悬祠中。祠后有楼曰‘仰止楼’。乾隆五十三年(1674年),知府杨廷理修。将军本泉州人,其子孙有来台者,居于此祠;改其额曰‘吴氏家庙’。今殿宇倾圮,已就废。”第66页。

制,安抚人心,台湾社会安定,故有“市不易肆,鸡犬不惊”、“士无乱行,民不知兵”之说。^①台人于府城东安坊建吴将军祠祀之,^②以志其功。

鉴于吴英将军系清初治台的重要人物,且史事涉及福建、台湾等地,因建议吴先生邀成功大学闽南文化研究中心共同讨论此项工作;笔者与成大陈益源教授相熟,于是致电向其表达研究吴英的项目,陈教授听闻之后欣然表示,在台湾尚未针对吴英进行过专题性的研究与讨论,鉴于其在台湾历史的重要地位,建议在五月底时于成大先行办理吴英工作坊,邀请两岸学者与文史工作者,共同针对吴英的各项历史文献,探讨线索及研究项目。本文即是于工作坊举办时,从清初《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中的二则记载吴英事迹的文献,提出意见,汇集成文,就教于各方学者指正。

二、《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中有关吴英之记事

第一则是《募修天妃宫疏》,文起即有:“东宁天妃宫者,经始于宁靖王之舍宅,而观成于吴总戎之鸠工也。”叙明吴总戎系建东宁天妃宫者,本书点校李祖基教授并注解说明:

吴总戎,即吴英,字为高,其先为福建泉州人,后入籍莆田。初为郑氏部将,康熙二年降清,后因功擢同安镇总兵,寻移镇兴化。施琅平台时,英“统陆师为副,誓众登舟,先取八罩,选精锐焚贼巨舰,奋勇直前,立克澎湖”。施琅班师后暂留吴英镇守台湾。后调浙江舟山,不久擢四川提督。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任福建陆路提督,次年,改授福建水师提督。^③

《募修天妃宫疏》以短短数十字叙明天妃宫系吴英鸠工所建,文中将今

① 《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 台南市 上篇》,《平台纪略碑记》,第216页。该碑系施琅所书,位于今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二段227巷18号,大天后宫拜殿左壁。

② 《台南市市区史迹调查报告书》载:“吴将军祠:现已废,遗迹在建国路、府前路90巷口略东,现建国戏院对面附近(高砂町三丁目十九番地)。本祠奉祀施琅先锋官吴英像一尊。按吴英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随施琅征台,统陆师克澎,驻东宁凡数月,其间禁暴诘奸,维护台南市之宁有功,曾由清帝下旨嘉奖,众绅矜士民建祠奉祀之。”第128页。

③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点校:《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台南大天后宫称东宁天妃宫者,此为最初记载的文献。由于“东宁”之称是明郑规制,吴英建庙之时清廷尚未于台设一府三县,故沿旧制称“东宁天妃宫”,且说明先于建庙之前已有宁靖王舍宅为庙一事,此一文献确定早于施琅入台之前东宁已有天妃宫。且对照《蓉洲诗文稿》另文《募修天妃宫戏台小引》中:“天妃宫旧有戏楼,营建未久,为海风潮雨所摧剥,渐见倾欹,且制度狭小,不足以肃观瞻。今欲廓而大之,以隆崇祀,以彰爱敬,俾遏云裂石之歌,摩天贴地之舞,与馨香黍稷同进,而荐神之歆也。”^①又可推想在宁靖王舍宅改为天妃宫之时即建有戏台,后因倾圮,季麒光计划发动募款重建戏台,以于祭祀神明之时,表演戏剧歌曲以酬谢神明。

这些文字在描述台湾在明、清两朝更迭之时社会的情况,其实当时台湾人口并不多。依照《东宁政事集》中《复议二十四年饷税文》述:“一、人丁:伪额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丁,年征银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两。计自归顺后,海道线清查丁数,已报逃亡七千七百一十七丁,开除难民回籍八千五百九十六丁,原存留一万二千七百二十四丁。今三县招徕三千五百五十丁。”^②根据记载,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因难民回籍或逃亡,此时台湾人丁数尚不足二万人,然施琅藉“台湾底定,神有效灵”,^③倡建妈祖庙,由吴英鸠工兴建,目的在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撰述本书的季麒光在《条陈台湾事宜文》也纪录:“台湾孤悬大海,风信所乘,往来难定。况地瘠民贫,别无通融补救之法……台湾新辟岩疆,外环大海,内障重山”^④的说法。季麒光在本书中除了上述二篇之外还有一文篇《天妃宫僧田小引》,从这三篇可看出当时清朝在台的官员,希望藉由兴建庙宇,以妈祖德泽,使远离海外身处海岛的百

① 季麒光撰,李祖基点校:《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9~130页。

②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点校:《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③ 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二《规制》记载:“天妃宫:在府治镇北坊,康熙二十二年将军侯施琅建,以东征荷神效灵,疏请崇祀,奉旨予祭,悬额记其事。”(第496页)同书卷九《外志·寺观》云:“天妃宫:在府治镇北坊赤坎城南。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底定,神有效灵,靖海将军施琅同诸镇捐俸鼎建。栋宇尤为壮丽,后有禅室,付住持僧奉祀,所塑妈祖神像冕旒九旒。”

④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点校:《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179页。

姓心灵有所依托,“推恩陶俗,销兵气以光文治”,^①以教化社会。

第二则是《复议屯田详文》:

看得事有举行于目前,必当计日后之万全者,莫如议屯田台湾也。盖自古驻兵汛守,皆以屯田为上策。圣君贤相,间有举行,所谓“寓兵于农”也。而就台湾之情势计之,则户口之存亡,地方之安危系焉。总镇吴疏请开屯,以为台湾虽属海洋,而各彝效顺,震邻无恐,将逸兵闲,空糜饷税,故欲计兵耕屯。以一兵之所耕,为一兵之所食,岁省金钱六万两,一利也。就台湾之兵,耕台湾之地,可使野无旷土,兵有余积,二利也。台湾水、陆两协十营,计兵一万,留之则兵多饷重,去之则应援不足,缓急难资。今使之有事则兵,无事则费,有兵之用,无兵之费,三利也。然亦有三虑焉:总镇吴所称郑经亲党、镇将自耕之产皆系绝好水田,不在民田之内,此就田园未定之前言之也。不知亲党者,即宽舍、聪舍等也;镇将者,即冯锡范、刘国轩等也,伪册所谓“文武官田”也。^②

本文系季麒光针对吴英疏请开屯的政策提出建议。当时吴英鉴于台湾驻守之兵达一万人,台湾属边地,设兵屯戍后,原想以鹿皮、白糖输出的盈余作为兵饷,但未能如期发放,为避免粮饷不足,疏请开屯,^③其屯田之区亦文中所提,“伪册所谓‘文武官田’”,系明郑时代经藩报准之官佃私业。^④且这些“绝好水田”遍及岛内各地,依照《平台纪略碑记》所题“奏请于朝,为置郡一、县三;分水陆要地,设官兵以戍之”。当时派驻台湾各地的水、陆官兵所驻扎之地,就近开垦原先亲党镇将所留之文武官田及营盘田。这篇文章针

① 《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 台南市 上篇》,《平台纪略碑记》,第216页。

② (清)季麒光撰,李祖基点校:《蓉洲诗文稿选辑·东宁政事集》,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③ 《清史稿》卷二六一,《列传四十八·吴英传》,第9876~9877页。

④ 依照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所记:“永历十五年(1661年)入台,驱逐荷兰。郑氏一方面安抚原住人民,他方面寓兵于农,令部属分赴各地,开辟草地,以安顿军伍及其眷属(三万余众)。郑氏初志,军事重于开土;但不树艺,则无以养军,故亦重视开垦。于是文武各官、镇营弁兵及士庶,纷纷向南北择地开辟。虽其开拓地方,仍集中于台南一带地方(承天府、安平一镇及文贤等廿四里);但已南至凤山、恒春,北至嘉义、云林、彰化、苗栗、新竹、淡水、基隆各地。其极南、偏北地方,祇是‘点’的性质之垦开。其田,一为荷兰时代之王田,改称曰官田;耕田之人称为官佃。二为文武官田,乃非原住人民所耕之地,经藩准垦之私业。三为营盘田,即镇营之兵,就所驻之地,自耕自给者。四为人民私田,即赴承天府报明领照所垦之业。当时人口约在二十万之谱,乡村亦略具规模。”第207页。